

人才，容闳的到来，正是他所需要的。容闳毕竟是有着深厚的西学教育经历。因而，他对容闳引以为重，他还希望通过容闳吸引一些西式人才。基于这些，曾国藩让他的幕僚正式向容闳发出邀请，表示“亟思一见”，希望他帮助襄办洋务。

曾国藩的邀请，也使容闳看到了希望。后来，容闳留学教育计划能得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力于曾国藩的推动。当然，作为一代“中兴名臣”，曾国藩积极支持留学教育，也是洋务运动的需要。办洋务最急需西式人才，他对于博学多才的西式人才“尤加敬礼，乐与交游”，这也是他积极招徕容闳的原因。经过与容闳的接触，曾国藩认为容闳“庶几闳毅之选，不仅通译之材”，“为中国可造之材”，李鸿章也称容闳“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洋情既熟……其志趣尚知要好”，这样的人才，正是可以协助他们办理洋务、对外交涉的合适人选，双方的合作于是就在这样一种对彼此的认识和需要下展开，也使得后来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得见天日。

### 三、容闳把心中的宏伟计划告诉了曾国藩

一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对容闳的赏识，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到美国接受西式教育的经历和他的洋务能力，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也使得他派遣留学生到西方留学成为现实。而容闳的这一愿望，在当时的中国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美国教育并取得大学学位的中国人。他既以自己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而自豪，又以自己的这种特殊感而苦恼。中国先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学以致用”，而容闳最大的苦恼，就是美国所学，在自闭的中国，学不能致用。

当时，西方近代工业快速发展；而回望祖国，传统的农业，原始的生产结构模式，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祖国大地一片疮痍破败景象。在清政府内，更

少年行——1840—1911 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是一种腐败颓靡之气，这使学成归国的容闳感到深深的失望。

1854年11月13日到1855年3月15日，当美国海萨公司“尤利加”号商船从美国纽约港起航向中国的洋面上飘来的时候，坐在轮船上的容闳曾经作过许多的幻想。当时，容闳曾幻想他回国后的工作情况，设想凭他在美国所学，所见所闻，他一定能将中国带入富强康乐之境。

然而，随着轮船离祖国越近，他发现他的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的落差。当轮船停靠在中国香港口岸时，发生的一个插曲使他感到通过在美国所学，也为中国的富强尽一份力的想法未免太乐观天真了。当时，有一位中国领水来到船上，船长因容闳是中国人就请他担任翻译，询问附近有无危险的暗礁和沙滩。容闳竟然找不到恰当的中国词汇把“暗礁”和“沙滩”翻译出来。这让容闳非常尴尬，轮船上，中国人与外国人混杂的讥笑声中，使他认识到在美国学习的几年，已使他对祖国文化甚至一切产生了隔膜。封闭的中国不了解这个学成归来的人。这种隔膜感将影响到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而以后的遭遇也不断地验证着这一点。

让容闳更感到困惑和无奈的，是他的母亲也与他产生了距离感。当他带着一颗思念已久的炽热之心急切地奔赴自己的家乡广东香山南屏村的时候，他的母亲望着跪在膝下西装革履的儿子总觉得有几分不顺眼。她告诉他，长袍马褂是祖宗留下来的，不能丢弃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而穿洋人的服饰，也不要留小胡子，中国人延续了几百年的辫子更应该留下来。他不敢抗拒母亲的意志，立即上街找理发匠剃去胡子，并找了根假辫子蓄在脑后。

容闳告诉母亲，说他是美国名牌大学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并获得了学士学



容闳的美国妻子玛丽小姐



身着清代服饰的洋人一家，证明了华洋杂处时代两种文明在交融

位。对于这些他的母亲并没有表现出很高兴的神情，她关心的是这个耶鲁的学士相当于朝廷科举考试中的什么功名，是进士还是探花或者举人，凭此能挣多少钱？母亲的问话，让容闳有些无可奈何。他虽然有些无奈，但在母亲的面前，还是努力表现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回答说学士相当于中国之秀才，且为常人难得之“稀贵荣誉”。

面对诸多的苦恼，容闳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茫然感。容闳的这种近乎孤独的茫然感不是没有道理的，是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旧中国，容闳的西方生活方式，在众人的眼里是一个异类。对他来说，中国反倒像是异乡，处处遭受歧视、猜疑和敌对。在这种隔离感的心境中，也有种被世界抛弃的孤独。他在家乡度过了三个月这样的日子，感觉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他需要为自己的理想，甚至幻想着为中国富强寻找出路。

渴望自己的祖国强大，他归国后目睹帝国主义勾结清政府的贪腐官员，以及一些社会败类将“中国华工”以辮相连，三五成群，输送国外做劳工，还有中国城市、乡村的破败景象……这些都使得容闳对中国强大的愿望十分强烈。

容闳最先把梦想的实现寄托在太平天国运动上。容闳之所以首先对太平天国寄予希望，主要是洪秀全的堂兄弟洪仁玕 1859 年自香港到达天京，受到

少年行——1840-1911 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洪秀全重用，被封为干王。此时，他提出了《资政新篇》，容闳在香港时就与洪仁玕相识，两人在思想见解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对于洪仁玕的《资政新编》里边的许多主张，容闳是赞同的。因而他认为太平天国有可能是他实现理想的地方。

怀着实现理想的心境，经过一番周折，容闳冒着生命危险于1860年11月18日到达天京，第二天就见到了洪仁玕。老友见面，分外高兴，畅谈甚欢，性急的容闳立即和盘托出自己的七点建设现代国家之策，如创办现代军队、银行、学校，制定现代文官制度等等。两天后，洪仁玕又主动要和他见面，表示自己完全懂得这些建议的意义，但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所以无法实施。

在太平天国的日子，容闳根据自己的观察，发现太平天国这支农民起义力量并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虽然太平天国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创造性的制度和政策，对清王朝和地主阶级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秀全以及他的将领们安于享乐。洪秀全整日里只是沉醉在“拜上帝会”的伊甸园里，研究教义，玩弄女性，对近代世界大机器生产的隆隆机声和先进科学技术大潮充耳不闻。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内部还互相倾轧，作为洪秀全的堂兄弟，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施政纲领，但由于内部的抵制而难以得到施行。这些情况，容闳都看在眼里，因而，当洪仁玕委任他高官，并对他说明，他的建议在太平天国内难以实现，容闳便谢绝洪仁玕的好意，离开天京。

面对现实，容闳找不到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抱负的政治力量，于是不得不在上海暂当茶商维持生计，获利颇丰。但这都不能排解他报国无门的苦闷。

正在苦闷之时，1862年春，容闳连续收到曾国藩令其幕僚张斯桂、李善兰两人分别发来的邀请函，邀他到安庆一叙。他们信中介绍了曾国藩想办近代工厂的想法，来信的情真意切使容闳大为感动，感到实现自己生平抱负的机会可能来临，于是在9月的一天到达安庆，求见曾国藩。

曾国藩的抱负和主张，容闳早有耳闻，因而当有人把容闳介绍给曾国藩时，他立即对容闳表现出足够的重视并亲自接见。这次接见，很有戏剧性。这

是“中国留学生之父”与“中国近代化之父”的历史性会见，很有象征意义。容闳被人领到曾国藩面前的时候，曾国藩含笑不语，只是用一双锐利的眼睛从头到脚打量容闳一番，问了一些大致的情况。容闳毕竟是留过洋见过世面的，并不胆怯。对于曾国藩的提问，他都应对自如，一一回答。



曾国藩

这种独特的会见方式实际上是曾国藩对人才考察的一种手段。曾国藩用人，在正式任用之前都要经过这种“四目相对”的考察方式。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种方式对人的心理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一些心虚或者不自信的人，往往会在曾国藩的目光直射下坐立不安甚至落荒而逃。容闳毕竟是见过世面的，经过这一次“考察”，曾国藩感到容闳是一个自信而堪当大用之人。

初次相见给曾国藩留下的良好印象，使得两周后，曾国藩再次约见容闳。这一次，曾国藩问了一些容闳留学美国的事情，并问了如何使中国强大等问题。两人的长谈中，曾国藩问容闳“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认为应该先建设一座西式机器工厂，建造这个工厂应当有制造机器的先进设备，进而也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积累经验。

容闳的建议与曾国藩希望办近代化工厂的设想不谋而合，这次会见后，曾国藩即安排容闳协助建立机器厂事宜。对于这个决定，容闳自然十分高兴，在美国的观感，使他感受到美国之所以强大，与近代工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而今，中国终于有执掌大权之人认识到办近代化机器工厂的重要性。

曾国藩安排容闳协助建厂事宜，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进一步加深了解。曾国藩决定由容闳先期赴美准备绘制机器与未来机器厂的图样，并采购机器厂需要的设备。这样，容闳则先到欧洲稍作考察，并再次来到他曾经生活学习过的美国。

少年行 | 1840-1911 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容闳先在法国和英国一共考察了 40 多天，于 1864 年初春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纽约。这时正好是容闳自耶鲁大学毕业后的第十个年头，他的耶鲁同学在纽黑文举办了一个毕业 10 周年校友团聚会，邀请容闳参加。于是，容闳在离开耶鲁十年之后，又成了校友们谈论的中心。

参加校友会，只是容闳故地重游的一个临时决定。他不能忘了他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受曾国藩之命购买机器，但是，当时正值美国南北战争战事正酣，美国的机器厂商都忙于承担政府的订货，无暇顾及容闳的订单。容闳担心完不成使命，就通过在美国的朋友关系，找到马萨诸塞州费屈伯格城的“普特纳姆公司”承造中国订货。

毫不讳言地说，容闳毕竟在美国留学数年，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是有感情的。容闳在等货期间，突然觉得自己应该为正在进行的南北战争尽一点力。为此，他还央求留学时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容闳希望通过同学父亲的关系参加南北战争的战斗。这位同学的父亲就是美国颇负盛名的巴恩斯将军。容闳向巴恩斯将军表示，美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有义务为其服役。但当巴恩斯将军获知他来美国的主要任务后，认为采购机器比服役参战更具重要性，便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容闳希望参加战斗，巴恩斯没有同意。他只能在百无聊赖中等待普特纳姆公司尽快交货。1865 年初春，所有订购的机器顺利完工。这些机器由纽约装船，经大西洋，过好望角东行运到上海。容闳本人则有心做环行地球的第一个中国人，他自纽约乘船南下，穿巴拿马地峡至旧金山，然后再由旧金山西行过太平洋，经日本到达上海。

容闳到美国采购机器设备不辱使命，所有的设备完好无损地到达上海后，按照惯例，容闳应该向曾国藩汇报在美国的情况。但是，当时曾国藩并不在上海。

自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被平息后，曾国藩便奉命调往徐州讨剿闹腾得正欢的捻军起义。容闳便同曾国藩的幕僚华蘅芳一道前往徐州拜见曾国藩，汇报赴美购机的情况。容闳到美国采购的设备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这不仅提升了他的身价，同时也获得曾国藩赞许。拜见曾国藩时，曾国藩表示要立即专折奏请

皇帝嘉奖封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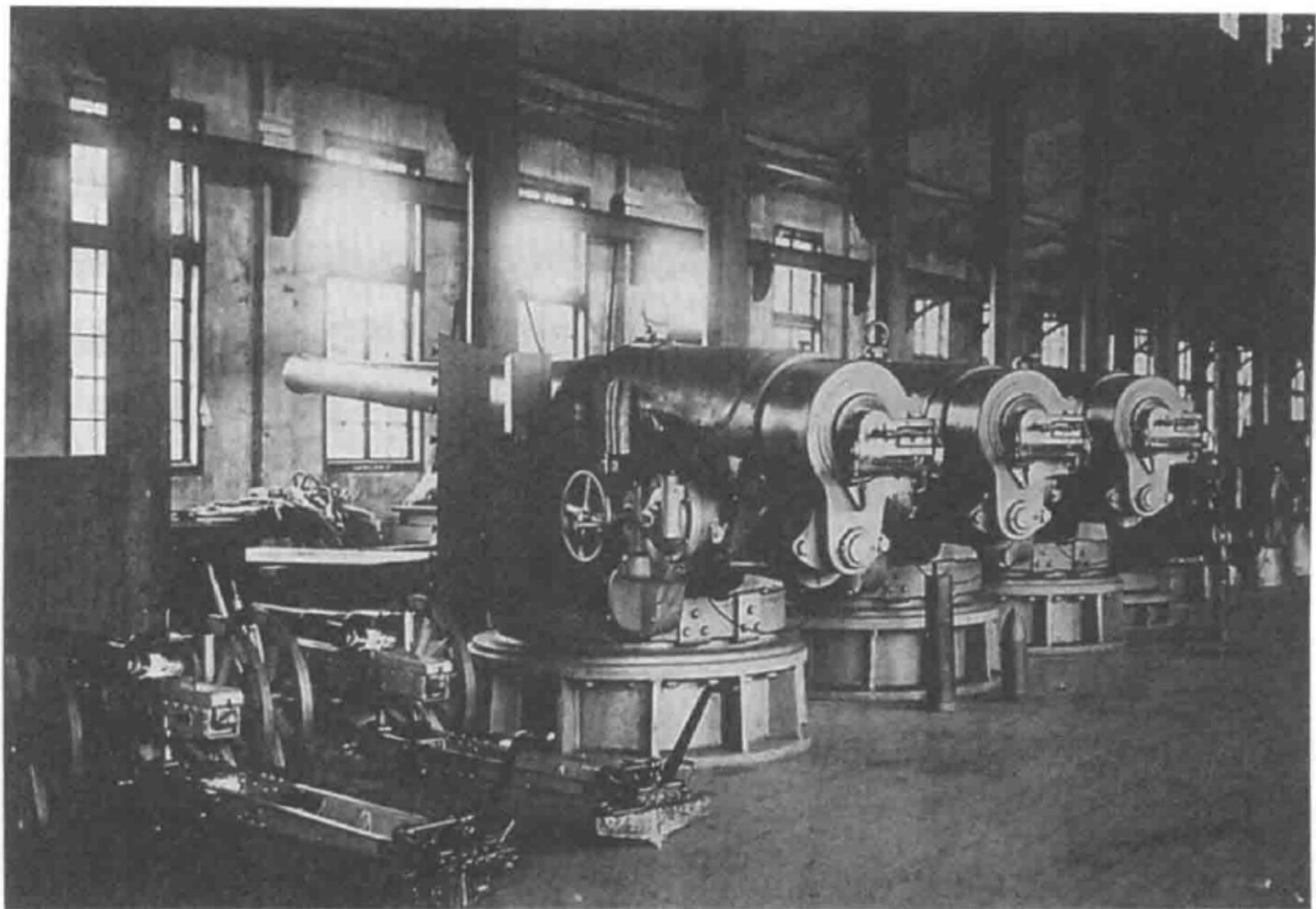
曾国藩的一位幕僚将奏折的内容透露给容闳，奏折的大意是，容闳是一个通晓各国语言文字的人，曾经在美国读书，聪明而且很有胆识，同治二年（1863年）10月，拨给他巨额银两，派他到西洋采购办铁厂的设备，经过四年的努力，完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样的人，朝廷应该给予奖励，为了激励他报效朝廷，恳请皇上恩准授予官职。

此后不久容闳被正式任命为五品实官，成为一名有清朝正规俸禄的官员。

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归来后不久，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两年后，地址迁至高昌庙。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后，容闳更是被曾国藩信任任用。但他并没有为此而飘飘然，他知道，当时中国的状况，要发展近代工业，重要的是培育人才，因而，他一直把教育视为极重要的事。在曾国藩接见他之初，他就想向曾国藩阐述自己对于教育的观点和主张，但与曾国藩的交谈中，他了解了曾国藩最急切的事情是创办近代工业，这也是容闳看到了自己教育理想的希望。他清楚，创办近代工业离不开人才，更离不开教育。此时，容闳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顺应了曾国藩的愿望。所以当曾国藩问他兴办最有益、最重要的事业应该从哪里着手时，容闳采用了曲线办教育的策略。“以创办机器厂”迎合了曾国藩的思想，有关设立机器厂的问题，本来不是容闳的专长，但是他留学美国目睹近代化对国家富强，振兴经济、发展教育带来的益处，因而提出了与曾国藩相同的主张。

人生际遇，莫过于有知遇者，容闳在江南制造总局工作期间最为得意的事，是他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附属学校建立。设立机器厂后，容闳曾经很有策略地劝说曾国藩办教育。1867年，曾国藩在视察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时，容闳陪他参观了制造总局里的机器设备，曾国藩对此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站在那里始终欣然不倦地注视着机器自动运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机器和它的运转情形。容闳趁此机会，对曾国藩进言说制造总局应该附设一座机械学校，以培养中国青年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和操作。这样，到了相当的时候就可解雇外国工程师



晚清时代的江南制造总局车间一角

和机械师，使中国人能完全独立操作。曾国藩听后，认为容闳的建议很有道理，便决定在制造总局建设一所学校。

也是在当年，容闳又向刚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个建议，丁日昌十分赞成，并写成改革建议共五条准备上奏朝廷，其中第二条即留学计划。丁日昌的奏章中说：“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 120 名学额以试行之。此 120 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 30 人。留学期限定为 15 年，学生年龄，须以 12 岁至 14 岁为度。视第一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以后永定为例，则以后每年派出此数。”<sup>[1]</sup>

丁日昌的奏章呈到总理衙门，但是，总览总理衙门事务的文祥因为母亲去世，回乡守孝而被搁置下来。

[1]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 86—87 页，岳麓书社 1985 年版。

容闳推动中国留学教育，得到曾国藩的支持，“天津教案”发生是一个推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仗势横行，诱人入教，强占民地，激起民愤。并先后发生了虐童致死事件。

虐童致死的事件，当地百姓传言说这是外国传教士诱拐儿童“剜眼剖心，制造药材”残害儿童。于是，1870年6月，天津民众组织代表与法国领事交涉，但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却蛮横地将民众代表轰出堂外。丰大业又于6月21日午后，持枪闯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开枪恫吓，要清廷官员派兵弹压抗议百姓。不仅如此，丰大业在路遇天津知县刘杰时，竟然向刘杰开枪，击伤刘杰随从高升，还声称：“我不怕中国百姓！”秘书西蒙也鸣枪威胁。民众怒不可遏，当场击毙丰大业和西蒙。随后焚毁法国领事馆、教堂、育婴堂及英、美教堂数所，打死打伤外国传教士多人。史称“天津教案”。事发后，英、美、法、德、意等7国军舰集结天津、烟台一带海面示威。

“天津教案”发生后，容闳作为丁日昌的随员和中国方面翻译也前往天津参与交涉。他在分析教案发生的原因时，认为中国百姓对西方的不了解是这场外交纠纷的根源，要减少和杜绝这种有害无利的外交灾难，只有加速推进能够提高民智和增进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的教育工程。于是，他再次向丁日昌和曾国藩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

此时，曾国藩也因为“天津教案”受到百姓的指责。因此，对于容闳的建议，曾国藩认为切中时弊，很有见地。当年10月，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联名将容闳的建议上奏朝廷。1871年5月，曾国藩又给总理衙门写了派留学生到国外留学的呈文。曾国藩在信中说，



1870年6月天津教案发生，事发后英美等6国军舰集结天津一带示威，清政府判20人死刑抵罪。图为清兵执行现场

少年行——1840-1911晚清留学生历史现场

丁日昌多次来信商量，希望朝廷选派聪颖幼童，赴西方各国学习军政、船政、制造等先进技术。曾国藩在呈文中也列举了到西方学习的好处：西洋之所以发达，有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他们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中国要仿效他们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

曾国藩和丁日昌都支持容闳提出的留学西洋首选美国主张。一个重要原因是1867年蒲安臣与美国的续约中，有一条约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既然美国给予这么好的条件，首选美国理所当然。再说，容闳曾留学美国，他的经历和能力，也使曾国藩感到美国教育的发达，派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1871年9月3日，曾国藩与李鸿章等人又联衔会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详细阐述了派出留学生的意义。认为中国要效仿西方，实现富强，既然现在风气已开，就应该选派聪明的学生，到国外学习。

会奏的原话这样说：“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窍，苟非博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抑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需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日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sup>[1]</sup>

9月15日，朝廷批准了这一奏请。诏令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划拨经费库平银120万两，用于幼童选派的招选及准备工作。

根据章程和朝廷的谕令，曾国藩、李鸿章立即在上海开设了幼童出洋肄业局，主要帮助学生快速适应美国的学习生活。朝廷正式决定派遣留学生赴美留学，容闳为此兴奋不已，当曾国藩把“著照所请”的朱批给他看时，他不禁有些激动起来。多年的教育兴国梦想，终将成为现实。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的教育工程终于成为一项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这将在中国教育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

[1] 李喜所主编，刘集林著：《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第7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